

四廠的偶然

· 史正庭 ·

聽說班上來了一位打過籃球校隊的轉學生，中等身材、體型乾瘦，雖說人不可貌相，但乍看體格條件，連坐板凳恐都出人意表，但沒想到大家真看走了眼，他不僅動如脫兔、左右開弓且彈性奇佳，不到一百八十公分能輕鬆灌籃，最令人不解的是他習慣打赤腳。班導師打趣說：「場邊吶喊助威穿的是流行名牌，場上飛身灌籃的卻是光腳丫。」這畫面倒是滿有笑果的廣告創意，一語雙關的標題是「他（鞋）的彈性來自洪荒之力」。

品牌意識出於消費者的體驗與認知，名牌自然一分錢一分貨，但論高貴與否，物盡其用才是價值，豪宅、超跑象徵經濟能力，格調、內涵就非金錢萬能。

早期美援年代，印有「中美合作」麵粉袋做成的內衣褲，以及「新老大，舊老二，縫縫補補給老三」的克難衣著，還是不少人鮮活的記憶，哪知今日「破衣褲」也會成為潮流，許多人好奇那位腳底板裹著一層厚繭的同學為何不穿鞋？他笑說：「小時候買不起啊！久而久之就習慣了。」回

首來時路，許多我們曾經擁有的吃苦耐勞似乎只剩懷舊劇情，寶劍鋒從磨礪出，苦難可淬鍊心志，但後人能明白前人苦盡甘來、為何吃苦嗎？懂得吃苦嗎？吃得了苦嗎？父親曾說：「戰爭的苦難你們還咀嚼不來，但必須知道。」

民國廿六年七月十七日，蔣委員長發表「最後關頭」全面抗戰演說，這場還沒開打就毫無贏面的戰爭，

直到四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，我們能打的就只有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。民國卅一年三月，我遠征軍入緬作戰，當時士

兵都還有穿著令盟軍傻眼的草鞋，國力貧弱可見一斑。民國卅九年韓戰爆發，在國共內戰告急中抽身的美國，立即恢復對我援助並簽訂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，這以「中華民國」名義簽署的條約，除了軍事，也包括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合作內容，國際社會向來是「現實」主義，「中美關係」自不待言，「臺美關係」亦然，一字之別，不變的是中華民國依舊存在！

筆者出身眷村，司空見慣的軍人

物品從沒在意也不懂保存，兒時甚至把父親老舊的飛行皮帽下巴帶給剪了



聯勤四廠的K-2B飛行服與B-15飛行夾克。

，壓根未料眷村會拆除，歷來風災水患加上翻修整建，許多不須繳回的日常軍用品一如大江東去，印象最深刻是父親經常夜航的隨身水壺，他退役時留下的是美製霧銀色鋁壺，記憶深處一直是暗灰色的，壺口布滿濃重茶漬，父親說前前後後用過好幾個，記不得了，暗灰的這壺是我嘗過的第一口苦澀，很難忘記。小學時候的某回晚上，母親用此壺泡好熱茶要筆者拿給門外等候的父親，滾燙開水倒入金屬水壺，筆者是拎著壺蓋上的鍊條放入父親腳踏車籃裡，雖然只是例行夜航訓練，這次父親卻少有的臨別撫摸著筆者的頭說：「要聽話！用功！」目送他騎出巷口，在身影消失前，筆者行了個舉手禮！多少年來每每回味眷村過往，那晚幽暗長巷昏黃燈泡下的身影瞬時浮現腦海，成長過程其實並不怎麼聽話，也不用功，至今唯一自信的是不忘抬頭挺胸。

小時常淘氣的穿戴爸爸的衣物戲耍，軍常服、大盤帽、船形帽、飛行服、夾克、墨鏡、軍靴等，不一而足，爸爸身形魁梧，套起來就像唱大



聯勤四廠飛駝布標。

戲似的，但這可是道道地地的真品Cosplay（角色扮演），時下的衣物標籤細分有主標（織標、印標）、側標、領標、洗標、成分標、尺寸標與產地標等，過去可沒如此講究，以國軍軍服來說，頂多一塊布標，上頭概括品名、年度、型號與廠名不等。六○年代前的軍服布標上大都有「物力維艱」、「愛惜使用」兩行字，用意

再明白不過了，至於版型款式、布料材質、車工縫製、鈕扣、拉鍊等細節，是行家才懂的門道。

「空軍被服工廠」成立於民國卅一年四川成都，遷臺後改隸聯勤總部，先後更名「聯勤第四被服廠」、「第四經理生產工廠」，最後改番號為「第三〇三廠」直到裁撤，父親的各式軍服退役繳回，從未留意出自何廠，總之都是大尺寸，筆者沒一件合身。幾年前自網拍購得父親服役年代的橘紅色連身飛行服，這件仿美M-1B款式飛行服外觀完好，布標上「聯勤飛駝」圖案與「四廠」兩字仍清晰可辨，尤其難得大小適中，然而現今只為典藏記憶，M-1B飛行服是越戰時期的款式，市面上美軍公發品還不到物稀為貴的身價，但五、六○年代的國軍同款飛行服卻是踏破鐵鞋可遇不可求，光彩不再的飛行服令筆者懷想父輩們的英烈歲月，眷村人去樓空，慶幸還有機緣再見熟悉衣物，這分莫名的親切感遠非金錢價值能衡量。

軍裝在時裝界歷久不衰的元素莫過於飛行夾克，不論復古或時尚，始終帥氣十足、魅力無限，原廠停產的軍規品不僅玩家珍藏，知名廠商亦不乏經典複製。聯勤曾仿製美軍B-15飛行夾克，品名沿用「B-15」，款

型略有差異，外層是深藍色尼龍，內裡是亮橘色棉紡，質量較輕薄，遺憾網路上連個影子也沒有，用放大鏡比對父親舊照片中的老虎皮，或有雷同卻身分難辨，然而照片裡的英姿煥發又豈是因為那身皮。儘管網拍無遠弗屆，先前聯勤四廠的飛行服已可謂千載難逢，畢竟美製本尊才是主流，名牌、量販、地攤無不打著美軍旗號，再者國軍除「給與性服裝」准予留用外均需繳回，個人的紀念收藏也罕見出脫販售，所以聯勤B-15藍色飛行夾克見著與否都還是未知數，甯說重金收購了。

我們不到五十戶的村子冒出過幾顆「星星」，早先「槓上開花」只出現在麻將桌上，不在衣領、肩頭，階級從來不是招呼的對象，沒聽過「長官好！」；也沒見誰敬禮，大夥兒照面就像一家人寒暄，父親大半時間服空勤，換洗到泛白的飛行服完全嗅不到一絲優越感。意外在軍品店翻出韓戰時期美製L-1A深藍色飛行服，第一次看到這款是在新竹市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，兒時賃居風城的清晰畫面就缺這暗夜深藍，那時候哪裡明白父親「上班」會是去作戰，一位同窗摯友的父親在他兩歲多時作戰殉職

，他父親留下的就僅僅是一張黑白大頭照，睹物思人對他來說何止模糊。L-1A飛行服與後來邂逅的四廠B-15飛行夾克在年少腦海裡同樣陌生，卻滿是一見如故的驚喜！那遠遠超過布料的溫暖來自父親臂彎的眷念，沒有硝煙砲火才會有七彩繽紛、燦爛絢麗的跨年煙火，當火滅煙消後有幾個人會再凝眸天邊清冷的星芒，如今四廠絕版、老兵零落，什麼依舊存在？

多少色澤盡褪、消磨耗損的征衣成了回收資源，擺放展示櫥窗的又代表什麼？能喚起什麼？行禮如儀的國殤祭典結束後，誰還記得誰？「惜福感恩」是對上代犧牲的自省；是對天地萬物的悲憫，是做人格調；是生活態度，每個人都會離開，人生到站前留下值得吧！因緣巧合幸逢四廠，就為這偶然，為文紀念。



聯勤四廠民國51、58年製的船形帽。